

楚

汉

剧

选

合 銀 牌

(汉 剧)

湖北人民出版社

合 銀 牌

(汉 剧)

周天栋、刘金鳳、刘金屏、王順琴 口述
李罗克、孙二奎整理 孙二奎執筆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漢解放大道28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務審計局登記證新出字第1號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国营武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開·1 $\frac{18}{16}$ 印張·27,000字

1957年7月第 1 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600

統一書號:T30106·61

人 物：

春 桃、韓弘道、大 娘、小 二、孟三六、
余婆儿、蒼 头、余信礼、韓十五、伯 母、
玄 豹、四家丁、王 妻、彩 鸞。

第一場 趕 桃

春 韓：（上，念引）愁容滿面，不知何日轉笑顏。（念時）

為人莫做妾，做妾受磨折，

宁作穷人妻，不做富人妾。

奴乃李氏春桃，自幼家中貧寒，賣與韓員外為妾，只因
大娘難日吵鬧，折磨于我，思想起來，好不忧悶人也。

（唱平板）

春桃生來命運薄，不幸作妾受折磨；

梧桐葉落紅顏老，人生在世有幾何！

少待。今日乃是大娘生壽之期，命我備辦酒膳，已曾備
齊，只是員外收租去了，大娘赴席未歸，我必須小心門
戶，也免得旁人說短道長啊。（唱平板）

我只得謹守門規，免得旁人道是非。

韓弘道：（上，唱平板）

出門時紅日在東，轉來不覺日桃西。

春桃開門。

春桃：敢是員外歸來了？

韓弘道：正是。

春桃：稍站一時，待我開門。（開門）員外請進。

〔韓弘道進門。〕

春桃：見過員外。

韓弘道：站過一旁。春桃，今日乃是大娘生壽之期，命你備辦酒膳，可曾備齊？

春桃：早已備齊。

韓弘道：快將大娘請了出來，一同飲酒。

春桃：大娘不在家中。

韓弘道：向哪里去了？

春桃：伯母娘接她赴席去了。

韓弘道：噯！你就該不讓她去啊。

春桃：伯母娘好意接她前去，春桃焉敢阻攔。

韓弘道：不是啊，只恐伯母娘在酒席筵前搬弄是非，大娘歸得家來，又是一場吵鬧啊。

春桃：員外不必憂慮，只要我春桃行得正，坐得穩，哪怕旁人搬弄是非。

韓弘道：不錯的，只要我的春桃行得正，坐得穩，哪怕旁人搬弄是非。將酒菜端了出來，卑人與你同飲几杯。

春桃：候大娘歸來，一同再飲。

韓弘道：大娘歸來了，另辦一席就是。

春桃：是。（設酒具）請員外飲酒。

韓弘道：將門关上。

春桃：恐怕大娘归来了。

韓弘道：她一叫就打开。

春桃：是。（关门）

韓弘道：春桃，你緣何只摆一人的杯箸？

春桃：只有員外一人飲酒。

韓弘道：你来陪我吃一杯啊。

春桃：我不会吃酒。

韓弘道：来吃一杯。

春桃：半杯都不会。

韓弘道：就吃半杯。

春桃：实实不会吃酒。

韓弘道：你来啊。（唱平板）

春桃女又何須裝呆作痴。

〔韓拉春桃吃酒，春桃吐出。〕

韓弘道：（唱）这杯酒何曾醉倒于你？

〔大娘內白：“多謝！多謝！哈哈哈……”上。〕

大娘：哎呀！我这个人又不会吃酒，吃了两杯就东倒西歪……啊！青天白日怎么将門关了？莫不是那个老天杀的回丁？待我听他講些什么。（偷听）

韓弘道：春桃，卑人不在家中，大娘待你如何？

春桃：員外啊！（唱平板）

員外不必問其韓，做妾之人有許多难处。

韓弘道：（唱）做妾人有什么为难之处，

不过是燒茶饌漿洗汗衣。

春桃：想这漿衣洗衾，乃是我妇道家的根本，何劳員外挂

因。

大娘：着啊！——

韓弘道：是啊！——

大娘：想这浆衣洗衫，——

韓弘道：想这浆衣洗衫，——

大娘：乃是我妇道家的根本，——

韓弘道：乃是她妇道家的根本，——

大娘：何須你来过問？——

韓弘道：何須我来过問？——

大娘：多余管些閑事！

韓弘道：是我多管閑事！我觀你面帶愁容，莫非大娘折磨于你？

春桃：这大娘的折磨嗎……那乃是有的啊！

韓弘道：既是大娘折磨于你，你怎的不对我講呢？

春桃：員外啊！

大娘：哎哟！这才是冤死人啦！

春桃：（唱）

我本当把話說出，怕的是說出反遭毒害。

韓弘道：（唱）講什么反遭毒害，生下一子好接韓門。

哎呀！（使气拍桌）

春韓：員外低声些！

韓弘道：低声，我怕哪个？

春桃：怕大娘回来了。

韓弘道：你怕她，我也怕她？

大娘：少时这两扇半門一开，我要你認得我！

韓弘道：我把你这个賤人！卑人不在家中，竟還折磨我的春桃，只等春桃分娩之后，定要將你这賤人打入猪狗同眠！

大 娘：哎呀！天啦！伯母娘在酒席筵前說的話，一点都不錯，一点都不錯的啊！这还不气人！（下）

韓弘道：（唱平板）

只要你謹守門規。

春 桃：（唱）我只得裝呆作痴。

韓弘道：（唱）又何須裝呆作痴。

春桃，卑人的酒已够了，搀扶我回上房歇息。

〔春桃扶韓弘道將下，大娘急上。〕

大 娘：開門！

〔韓與春桃同憤，跌坐地上，即起立。〕

韓弘道：（掩飾）春桃！外面有人叫門，只怕是大娘回來了，快去開門，放這些！

春 桃：是。（開門）大娘請進。

大 娘：喂！（進門）還有一個在哪裡？

韓弘道：還有一個在這裡，嘿嘿……

大 娘：你好啊！

韓弘道：我……春桃，你望着做什么？大娘回來了，還不去錯處！

春 桃：春桃與大娘接衣。

大 娘：拿了過去！

春 桃：（向韓弘道）拿了過去！

韓弘道：（學女聲）拿了過去！哈哈……春桃，大娘回來了，進前與大娘見禮啊！

春桃：春桃与大娘見礼。

大娘：站了过去！常言道家常礼，要你之乎也者見什么礼！

韓弘道：是的！家常礼，平白地要你見什么礼！（低声）她不要你見礼，以后就不与她見礼。——大娘回来了？

大娘：我不回来死在外头？

韓弘道：大娘緣何生气啊？

大娘：非是我这个人生气，我不在家中，这两扇牢門好难打开啊！

春桃：大娘一叫我就打开了。

大娘：住口！我与員外講話，哪有你插的嘴？

韓弘道：是啊！大娘与我講話，要你插什么嘴？唔？——大娘，你一叫就打开了。

大娘：这且不言，我不在家中，你們商商量量的罵得我好啊！

春桃：我不曾罵大娘。

大娘：你这个小賤人！叫你不多嘴，怎么常常的多嘴！

韓弘道：好好好……待我来問她。春桃，你罵了大娘的？

春桃：我不曾罵。

韓弘道：哦，你不曾罵，我也沒有罵，是哪个敢罵你老人家呢，大娘！

大娘：他还說不曾罵啊！（唱平板）

瞞心昧己就是你；寵愛春桃把我欺，

啊啊！（重句）

这才气死人啦！

韓弘道：春桃，大娘生氣，就是為這兩扇門開遲了，你快進前去賠得一禮，滿天浮雲豈不散了。

春桃：賠禮……無有家法。

韓弘道：待我與你取來。（取竹片）你要放乖巧些。

春桃：唉！（唱平板）

走進前來屈膝跪，大娘面前求人情。

韓弘道：大娘，春桃跪下了啊。

大娘：她跪倒你心里有點疼吧？

韓弘道：我不……

大娘：你不心疼就少管閑事。——（奪竹片）拿了過來！

韓弘道：你莫做出那個樣子來，大娘不打你的。

大娘：你少插嘴！——我把你這個小賤人！老娘不在家中，
你對這老天爺的講道，我終日折磨于你，我是哪些事折磨于你？

韓弘道：她沒有說這個話。

大娘：你站開些！——我今天要當着老天爺的打個樣兒你看啦！

（大娘打春桃，韓弘道掩護。）

韓弘道：打不得！打不得……

春桃：哎吓……（哭）

韓弘道：（唱平板）

為什麼打得她哭哭啼啼，全不念春桃身懷有喜。

大娘：是哪個有喜？

韓弘道：春桃她身懷有喜啊！

大娘：她……你怎麼知道她有喜？

韓弘道：你來看。(指春桃腹)

大娘：哦，你說她有那大一個肚子？這個賤人好吃好喝，吃多了冷飯，脹成一個氣鼓肚子，她有喜？

韓弘道：嗯！我要說是有喜！

大娘：我要說无有！无有！

春桃：員外，大娘說无有就无有。

韓弘道：她……說无有就无有？好咧！就无有喜！——大娘，你說无有喜就无有喜！

大娘：她本來的无有喜啊！（唱平板）

哪一畝芽兒防得老？積谷何曾防得饑？

韓弘道：（唱）自古道田要自耕，子要亲生，

生下一子也好繼承。

大娘：听員外之言，敢則是怕无有兒子？

韓弘道：那何消說！

大娘：員外，你我多年就有了兒子的。

韓弘道：噢……（低声）春桃啊，你看這個賤人，來到我家二十餘載，屁都不曾放一個，她还說她有了兒子。

春桃：（低声）你去問她要兒子。

韓弘道：不錯。——大娘，你方才講道，你多年就有了兒子的。好咧！把兒子叫了出來，見見我這個不成材的老子！

大娘：員外，話不是那樣說，伯母她在酒席筵前，將安童過繼在你我的名下，兩家合一宅，豈不是有了兒子了？

韓弘道：你說的是那韓十五？

大娘：就是安童。

韓弘道：哎！想那個奴才，吃喝嫖賭，四害俱全，到後來那

都是不中用的啊！

大娘：哼！就是那个賤人，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不中用的！

韓弘道：唔，自己亲生亲养的，不中用也是中用的！

大娘：我要說不中用的！不中用的！

春桃：員外，大娘說不中用就不中用。

韓弘道：她……說不中用就不中用？好咧！就不中用！——

大娘，你說不中用就不中用！

大娘：本來是不中用的啊！

韓弘道：旁人的話听不得的啊！

大娘：我听了哪个的話？

韓弘道：好好好，沒有听。

大娘：（唱平板）

若要生子来傳后，除非是春桃赶出韓門。

韓弘道：（唱）你今要赶春桃女，怕的后来悔时迟。

大娘：哪个悔时迟？

韓弘道：你悔时迟！

大娘：哼！多少王子令公无有儿子也过了，何况你韓弘道！

韓弘道：啊！你怎么叫起我这个名字来了？

大娘：你的那个名字……

韓弘道：我的这个名字。

大娘：我叫了！

韓弘道：你叫不得！

大娘：叫了！叫了！韓弘道，我叫了！

春桃：員外，你的名害大娘叫得的！

韓弘道：是的啊！我的名字她……都叫得的！

春桃：叫得的。

韓弘道：春桃，你以后也叫韓弘道！

春桃：我不敢。

韓弘道：講什么不敢，大家叫起来熱鬧些！——大娘，我的名字你叫得的，請叫韓弘道！

大娘：韓弘道！

韓弘道：嗯！

大娘：我把你这老狗啊！

韓弘道：真是豈有……啊！

大娘：（唱平板）

你今不把春桃赶，悬梁高挂一根繩。

韓弘道：呸！一个妇道家，动不动拿死来降人，似你这样的人，死了十个，只当五双，我韓弘道把几亩浮田不要，与你娘家打一場官司，你又其奈我何！

大娘：老狗你站了过来！

韓弘道：你說！

大娘：我死了，未必就这样罢休不成？

韓弘道：你还做点什么事出来？

大娘：你要听！

韓弘道：你要講！

大娘：你听道啊！（唱平板）

我有三兄并四弟，当官去訴你：

寵愛春桃女，忘却了結髮妻。

送到官衙——犯了条律。

站了过去！（推韓弘道撞春桃）

春桃：(推韓弘道)站了过去！

韓弘道：哎呀！青天白日，两个妇道家，把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推……推过去，攘……攘过来，成个什么体統！(旁白)唉！我从前原說不娶妾的，就是我那些好朋友，苦苦相劝，自从把春桃接归家来，大娘是朝吵暮鬧，把个人都吵得霉头霉脑啊！

春桃：罢了啊……(哭)

韓弘道：你不要哭，家务吵鬧是常有的。——大娘，听你之言，莫非要赶春桃？

大娘：不錯，是要赶这个賤人！

韓弘道：不必如此，卑人倒有一拙見。

大娘：員外有何高裁呢？

韓弘道：想我家吊庄甚多，就将春桃迁往吊庄居住，等她分娩之后，再赶也还不迟。

大娘：員外，我想吊庄窄小得很，住不下这个賤人，縱然住下了，員外不是驕去，就是馬來，有許多的不便。說是我的員外啊，你不要三心二意。

韓弘道：我的大娘啊！

大娘：(仿效)哎呀吓我的大娘啊！

韓弘道：(唱平板)

非是我三心并二意，都只为膝下无有后嗣。

大娘：哼！堂前有积谷，死后又何愁无人哭哩。

韓弘道：你看这个賤人，她偏偏有这些絕門对子！

大娘：对得起你韓弘道！

韓弘道：啊？你怎么常常的說出我这个名字来了？

大 娘：你的名字……

韓弘道：噫！我的名字。

大 娘：我常常的叫了！

韓弘道：你叫不得！

大 娘：韓弘道！

韓弘道：你大胆！

大 娘：你这老匹夫啊！

韓弘道：韓氏門中的祖宗都睡熟了啊！

大 娘：（唱平板）

我兄长一个个如狼似虎，

决不容贱人在我的眼前！

韓弘道：（旁白）哎呀是啊！想她娘家的兄弟又多，拳头又大，
胳膊又粗，一下打进韓門，韓弘道，你是一下都挨不起
的吓！

春 桃：苦啊！（拭泪）

韓弘道：你苦，我比你甜得好多？大娘生气，总之是为这个
門开迟了，你还是要进前去赔礼。

春 桃：我有些駭怕。

韓弘道：你怕什么？

春 桃：我怕大娘打我。

韓弘道：大娘打你，有我来保你啥。

大 娘：站了过来！你保哪个？

韓弘道：哪个保韓令？

大 娘：你講道你保春桃啊！

韓弘道：哎呀我的大娘！我经比泥巴菩薩过河，自身都难保，

我还能保她？

大娘：只要你保得下！只要你保得下啊！（指韓弘道額頭）

韓弘道：哎喲！春桃啊！我的頭只怕是打破了！

春桃：不管打壞。

韓弘道：在流血啊！

春桃：這是汗。

韓弘道：哎！我今天定要打這個賤人！

大娘：怎樣？你要打人？

韓弘道：你還量不量！

大娘：我怕你活得不耐煩了，要打就來！

〔大娘與韓弘道對打，韓退避。〕

韓弘道：哎！打又打她不過，還是要你進前賠禮啊！

春桃：無有家法。

韓弘道：無有家法……我与你鬩了過來。（從大娘身後撈取竹片
與春桃）你還是放乖巧些！

大娘：是賤人不回來的，回來就啞這些鬼氣！（使氣扳椅）

春桃：哎呀！（受驚落下竹片）

韓弘道：啊！怎麼樣了？

春桃：我的家法掉了。

韓弘道：掉到哪裡去了？

春桃：在那里。（指大娘腳前）

韓弘道：哎喲！你哪裡不好掉，偏偏掉到老虎口裡去了！

春桃：罷了啊！（哭）

韓弘道：不要啼哭，我与你拾了過來。

〔韓弘道拾竹片，轆大娘夾住。〕

大 娘：你要不要臉？

韓弘道：多年就不要了的！（對春桃）你賠禮啊！

春 桃：（唱二黃搖板）

二次進前苦哀告，大娘留我在韓門。

韓弘道：大娘，春桃又跪下了。

大 娘：你叫她起來。

韓弘道：大娘不開口，哪個敢叫她起來。

大 娘：那你就少管閑事，站開些！——（奪竹片）拿了過來！
我把你這小賤人！老娘不在家中，你與這老天爺的商商量量的罵得我好啊！

韓弘道：她不會罵呀。

大 娘：哎呀！我本當不打她的，你做得氣人，今天當着你打一個樣兒出來啊！

〔大娘打春桃，韓阻拦。〕

韓弘道：打不得！打不得啊！（唱二黃搖板）

春桃對你也不錯，為丈夫待你是韓些薄？

大 娘：（打春桃）錯！錯！（打韓弘道）薄！薄！站了過來！你罵得我好啊！

韓弘道：我不會罵呀。

大 娘：我不在家，你對春桃講道，等她分娩之後，將我打入豬狗同眠，是不是你講的？

韓弘道：無有此事。

大 娘：我不想起則可，想起來了，我把你這胡須一根根的摘下來！

韓弘道：喔唷！喔唷……（頓足，踏著大娘腳）

大 娘：哎哟！哎哟……

韓弘道：胡須都扯落了啊！

大 娘：哎哟！

韓弘道：啊！大娘，你怎么哎哟啊？

大 娘：你这老天杀的跌了我的足啊！

韓弘道：是跌了一只还是跌了一双？

大 娘：跌了一只都不得了，还跌一双？

韓弘道：有天理！有报应！可惜跌了一只，要是跌了一双我才欢喜咧！（頓足，踏着春桃脚）

春 桃：哎哟！哎哟……

韓弘道：啊！春桃，你怎么样了？

春 桃：員外跌了我的足啊！

韓弘道：我的小娘啊！你怎么不站开些，我来与你摸一下。

大 娘：赶了！

韓弘道：哦！（唱二黄搖板）

大娘起下狠毒心，想留春桃万不能。

（念占子）春桃！春桃！在家不能容身，这有銀子一錠，腰裙一条，銀牌一面，上有弘道二字，当面劈破，与你半副，生下一男，悬挂頂上，生下一女，但凭于你，你各自逃生去吧！

春 桃：員外請上，待奴拜別了啊！（唱二黄搖板）

百般哀求不应允，可恨大娘太絕情，

含悲忍泪出韓門，（扎下句唱）

滿腹冤屈向誰云！

員外！夫……